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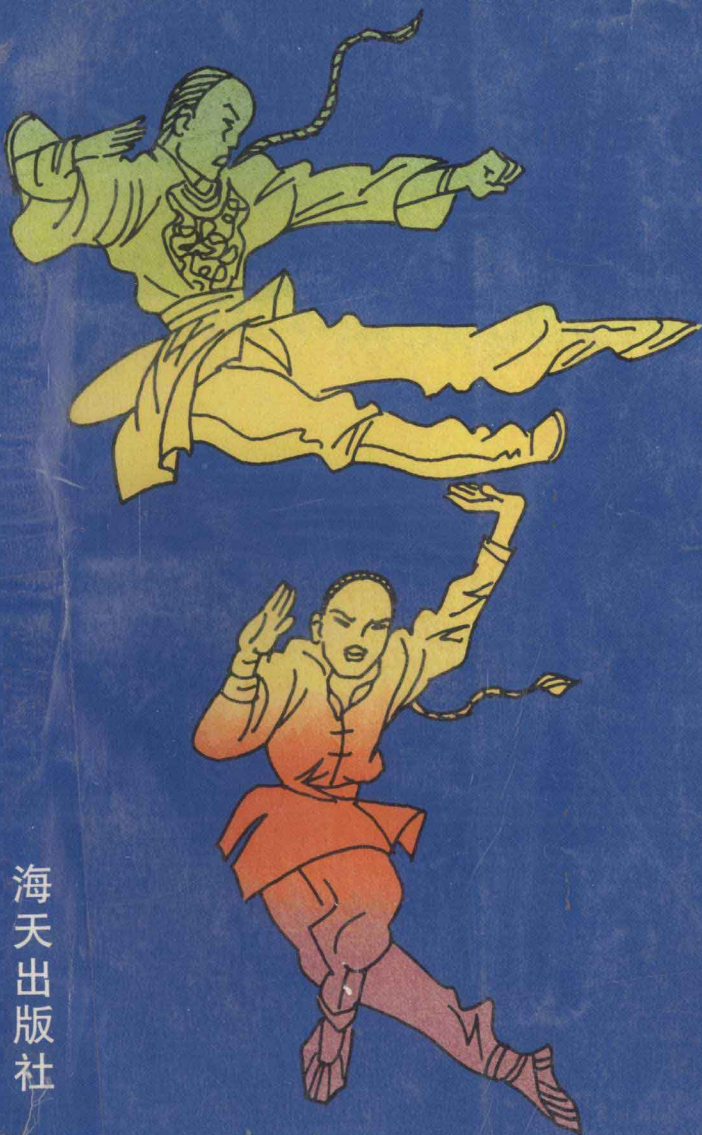


京都武林长卷

西遁

马嘶鸣

张宝瑞 著



海天出版社

举世震惊古都遭劫
抬首悲怆慈禧西逃



中国人的都城北京陷落了！

八国联军由天津出动的人数,远不及中国官兵、义和拳众和禁卫军三者总数的十分之一,可惜中国军队不堪一击,河西塢一场血战,中国将领李秉衡战死,中国军队军心涣散,节节败退……

北京城里，联军的残酷罪行写成东方有史以来最残酷、最野蛮的一页。帝俄军队最残忍，他们每抢劫一家，临走时必掳去年轻的女人，割掉老太婆的奶子。英国士兵酷爱中国女人的小脚，他们把女人强奸了以后，还要剥下她的小脚鞋塞在行囊

里；英国的军官喜欢中国字画，他们甚至把中国人家祖宗的容像都搬走了。奥地利军人杀人成性，杀男人是为了要脑壳后面拖着的一条发辫，杀女人是为了要剥下她身上的大红肚兜和脚上的一双绣花鞋。日军士兵深知王府贵宅里文物的价值，一抢而光。德军驻屯的区域里，男人杀光，房屋烧尽，庵观焚毁。

据德国士兵史兹密德亲笔记载说：“抢掠是挨家挨户的，决没有一个北京人家能得幸免。前3天里北京的小脚姑娘，都成了我们的爱人；我相信在这座古城里，再没有一个姑娘还是处女，除非她在我们未到之先，便逃出城去了。凡是收容或附和过义和团的人家，我们奉了命令，对此辈不论妇孺老弱，一律枪杀无赦！”

“单是皇族宗室，满洲官员和他们的家人，投井、服毒、悬梁、自刎的男女至少在5千人以上，被杀的就更不计其数了。”

没有出京的王公、贝子、贝勒以及宗室近支，被捕之后先是一顿笞楚，然后罚做苦工。男的忍受苦役，女的忍辱就淫；怡亲王被拘在德军营里，替士兵们洗衣服；克勤郡王被日军官逼迫劝诱命妇贵女、福晋格格、郡主小姐们就淫；庆邸郎宽在俄营里洗刷马匹；尚书启秀负责打扫府署庭院，大学士徐桐之子徐承煜洗刷军营官兵厕所。尚书崇绮全家所有女眷被拘解到天坛奸污；前任安徽巡抚福润93岁高龄的老母也未逃脱被奸杀的命运……

巍巍櫓楼，击碎烧弃。联军士兵白昼奸淫，公然掠夺。计京城富豪仕宦之家，名门深闺之媛，柴扉蓬门之主，王府佛观之居，竟无一家一人不遭此难！

北京被蹂躏践踏到此种地步，史无前例！

就在八国联军官兵在北京城兽行之时，北京德胜门前，难民和车辆像潮水般涌出。太阳还没有露脸，天，灰沉沉的，远处枪声不断。

在这人和车的潮流中，有3辆陈旧的小轿车，这3辆轿车的双套牲口着实健壮，仿佛与这陈旧的车厢不太相称。

第一辆轿车顺利地通过了。第二辆轿车却被拦住了。挂辮坐着的一个面貌清癯的青年引起了守城兵丁的注意。

这青年面色忧郁，一双乌黑的眼睛呆滞失神，脸颊挂着泪花。他穿一件黑纱长衫，围了两条黑布战裙，鞋子沾满灰尘，袜子却精致洁白，手里紧抱着一只小木头盒子。

检查的兵丁瞪了他一眼，掀起帘子往车厢里张望：车厢里坐着两个标致的妇人，一个正值妙龄，粗布衫掩饰不住她的华贵气质和美丽神韵；另一位是中年妇人，端庄秀丽，雍容大方，一身汉装打扮，乌黑的头发，梳了一个不大不少的髻子，穿一件天蓝色夏布衫，煞是一个小京官家的女眷。

“你们检查什么？”她镇静地问。

“除了皇太后和皇上都要检查。”兵丁理直气壮地回答。

“你见过皇上吗？”妇人翻了翻眼皮。

兵丁摇摇头，支吾道：“听说他一直关在瀛台……压根儿没瞧过。”

前面的一辆车子已走出一箭之地，发现这辆轿车被阻，走下来一位老者。他气冲冲来到兵丁面前：“你这人不嚼狗不啃的小子，你是有眼无珠呀！”他打掉兵丁掀帘的手。

“好，你他妈吃了豹胆啦，居然敢满嘴喷粪！你以为北京城被洋鬼子占了，就没了王法？！”兵丁毫不示弱。

“王爷，你不要这样。”车厢里那女人柔声柔气地说。“把这交给后面他们办吧，我们赶路要紧！别耽误了。”

那兵丁被第三辆轿车下来的人，死拉活拽地推到城楼里，门口松动了一下，第二辆轿车鱼贯而出，向西北驶去。

走了一程，到了颐和园后门前，三辆轿车停了下来，有个人从颐和园大门里扛了一件东西出来，安放在第一辆轿车上，这一群人马车轿又继续赶路了。

车子缓缓地朝北走，已经看到了香山之东的卧佛寺，此时皇郊的景色冷静凄凉，在危难之中，那第二辆轿车上的青年很想听到一两声寺钟，想填补一下内心的空虚，驱散些许惆怅，偏偏远山古寺在这晨曦之际异样的沉寂，只有隐隐的炮声由城内传来，更加使人惊悸。

从北京城里逃出的难民，多半散居乡间，这些繁衍生息在燕山脚下的市井百姓，多半想避一避战乱的烽火，待平定了再回城里料理破碎的家园，因此越往北走的大道，难民愈少。只有这三辆轿车在小道上疾行。

万寿山和玉泉山的正北是北路进京的最后一个腰站，这里有一条小街，但街上的人家都逃光了，连骡马行里都找不到一只牲畜。这一簇人马车轿走过那条街时，马蹄踏打石板，清脆、痛快，害得身临其境的人更显得惊恐不安。

由此正北行有两条路：偏东到沙河镇，走白蛇村到大小杨山；偏西径北走直达昌平区。但是洋兵会不会在攻取北京之前，发一支兵取顺义、下昌平？可是正西行，绕香山，过杨庄，去大觉寺，洋兵也可能已由丰台，越宛平，渡芦沟桥；沿永定河，下长辛店，取戒台寺、潭柘寺，攀马鞍山，据门头沟，守妙峰

山，包围北京。

第二辆车辕上坐着的那位青年，神思恍惚地跳下了车，在大路边徘徊，并不时地叹息：

“前途渺茫，逃往何处呢？”他喃喃自语。

“我们还是回去吧，我……情愿战死在北京城里，与我的爱妃死在一处，我不能看着老祖宗的帝业毁于战火。逃，逃，逃，逃了这大半天，北京的城楼子还是看得清清楚楚的！唉……”

这位青年就是光绪皇帝，车厢里那两个女人是慈禧太后和隆裕皇后。

这时，从卧佛寺的后山小路上走来一群人；有二十多人，大家一看有些慌张。为首骑马的一人商人打扮，年纪稍长，却没有一根胡髭。

“老佛爷在哪一辆车上？”为首的那商人问道。

“噢，是李总管。”第二辆轿车上，隆裕皇后正惊疑不定地掀着轿帘，朝外窥视。

那化装的商人正是太监总管李莲英。

“皇上，快上车，洋鬼子已经占了西直门，老佛爷呢？”

车厢里传出女人的哭泣。

李莲英辨出是慈禧太后的哭声，三少并做两步走到第二辆轿车前，掀起了帘子。

“莲英，你赶来了，我就放心了……”慈禧说完，便呜咽得不成声了。

坐在第一辆车辕上的那个王爷走了过来，招呼着李莲英道：“你们从哪里来？”

李莲英抹了抹嘴，说道：“我正在午门里埋藏东西，王文韶告诉我，说老佛爷已经乘车从后门走了，我想一定是由这条路走的，便带领这二十多名护卫闯进西直门，杀开一条血路，经八里庄、三里河，到了三家店，一路上都是败兵散勇，我料定圣驾不会奔门头沟，便由杨家坨折到这条路上，幸亏个个骑马，又都是强壮汉子，及时找到你们。”

慈禧叹了口气：“如今剩下咱们这点人马，就是遇到土匪大盗也对付不了呀！”

李莲英拍拍胸脯，指着自已带来的那一彪人马：“这可都是大内高手，以一抵百，甭说碰上土匪，就是撞上洋人的大队兵马也不含糊！”

“你甭吹牛，昆明湖边上的铜牛都被你吹乎跑了，以前不是说义和团神通广大，刀枪不入吗？洋枪一响，照样不是给撂倒了！我可不再任你们灌黄汤子了。”

李莲英小声地说：“唉，您那不是想利用义和团吗……”

“引火烧身，甭哪壶不开提哪壶了。”慈禧微闭双目，脸上皱出几个疙瘩花儿。

李莲英从护卫群中推出两个人，一位50多岁，面容清瘦，儒雅风度，身穿青布长衫，头戴青色瓜皮小帽。另一位40来岁，面貌丑陋，鼻子向上翻卷，双目熠熠生辉。

“这两位都是武林高手，一位是清宫大内护卫武术教头‘瘦尹’尹福，一位是清宫大内护卫枪棒教头‘鼻子李’李瑞东。有了这两位武术名家护驾，一路上老佛爷尽管高枕无忧。”

这时只听第三辆轿车内有人干咳几声，紧接着轿帘一抖，尹福和李瑞东猛见眼前有亮晶晶的东西闪烁。尹福一伸手，接

住一只铁鸳鸯。李瑞东来不及伸手，只好张开大口，叼住一只铁鸳鸯，牙床被震出了血。

李莲英一见大怒，喝道：“何人在那里撒野？”

第三辆轿车的轿帘一抖，亮出一个老鼠脸，此人没有胡须，满脸皱纹，头发花白，两只小眼睛放出阴毒的光。紧接着身子现了出来，只有4尺多高，身穿杏黄衫，足登黄金履，仿佛年逾古稀。

光緒帝難忘珍妃井
二護衛初識臂聖功

此人正是清宫大内护卫总管秋千鹤，人称“秋大太监”。

秋千鹤冷冷地说：“我听老佛爷的。”一躬身又悄无声息地返回车内。

尹福和李瑞东对视了一下，咽了一口气，都没有说话，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盯着东面的土路。

李莲英四下里扫了一眼，两手叉着腰问：“现在咱们得先打定主意，圣驾何幸？”

慈禧望了望遥远的山峰、崎岖的大道，说道：“当然直奔张家口，北幸蒙古草地……”

“去不得，去不得，俄国军队纷纷由北而来，难道我们此刻自投罗网去？”第一辆轿车跳下一个人，插了这么一句。

“哎，我的端郡王爷，你居然也来了。”李莲英话里透着讽

嘲味，把端王载漪打量一番，然后又冷冷地说：“事到如今，你还是少搀合吧。”

“李莲英——”慈禧太后叫道：“你把随驾前来的王公大臣一点一点，叱名给我听。”

“喳！”李莲英答应着，约略数了数在场的人，说道：“有庆王爷、礼王爷、端王爷、肃王爷、那王爷、澜公爷、泽公爷、定公爷、棣贝子、伦贝子、振大爷、刚中堂、赵大人、英大人，还有溥大爷兴、部院司员一十二人，满小军机二人，汉小军机一人，兵弁二十多人，再就是隆裕皇后、瑾贵妃、大阿哥、繆供奉、崔玉桂……”

“荣禄何在？”慈禧问。

“荣相国可能还不知道老佛爷已经出了城。”李莲英说着压低喉咙对慈禧说：“老佛爷，您老人家一路上早晚会被人认出来。”

“我已经改了装。”慈禧说着捧出一束亮晶晶的东西。李莲英仔细一瞧，才看出是六根被折断了的手指甲，每一根足有六寸五分长，最短的也有三寸来长。

这一行人马走上一条灰沙弥漫的大道，直奔居庸关。

“李公公，”大阿哥从第三辆轿车探出小脑袋说：“我口渴了，能不能给我弄点水来。”

“你忍着些吧，老佛爷都还没一点水喝呢！”李莲英不耐烦地回答。他见第一辆车子走得慢，问道：“第一辆车子里坐的是谁？”

那王爷回答：“庆王爷的两位侧福晋，三位格格，繆供奉的侄女儿，还有纺绩供奉……”

“一辆车子两口大青骡子拉着，怎么走不快呢？”李莲英又问。

那王爷回头望了李莲英一眼：“车上的大石头太沉了。”

“带石头干什么？”

“是颐和园的‘泰山石敢当’，据说一路上带着这块大石头，万事如意，国泰民安，圣躬康迪……”

“谁的主意？”李莲英皱了皱眉。

“李总管，是我的主意。那年有一位风水先生说，全北京城里城外只有这一块从昆明湖里挖出来的石头最灵验。”一位红脸膛的官人策马与李莲英并行。

“刚中堂，几个月前，你说义和团可以担当一切，结果担当得北京城丢了！担当得大家屁滚尿流，没命地逃，好，现在你又用一块石头担当一切了……”

“总管，要不是这块石头，车子慢不下来，怎么会碰到你，我们也可以把石头搬下来，放在大路上，也许能挡住追来的洋鬼子。”刚中堂嘻嘻笑着，挥鞭打了一下马屁股，朝前去了。

由北京逃出来的这一行狼狈不堪的皇家避难行列，漫走在大寿山、蟒山和妙峰山之间的一块北方平原上，像一群蚂蚁那么渺小。可是在人类世界里，这微乎其微的流亡盲流，乃是怀抱着中国的命运而流亡。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心目中，皇帝仓卒离京外逃，足以惊天地，泣鬼神，满洲帝国的继长，大清社稷的延绵，在此一举！他们的命运关系着当时整个中国的命运。

李莲英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紧依着慈禧太后、皇后、瑾妃、缪供奉等所坐的一辆骡车慢慢朝前走。他一面了望指挥着行

列，一面把四野的景色奏闻太后。

坐在车夫左首的光绪皇帝紧抿着嘴，眺望着灰暗的天空，瘦削的脸上充满了憔悴和疲惫的神情，愈发显得静穆寡欢。他手里紧紧抱着一只小木头盒子。

靠车厢右壁坐着的瑾妃，一眼就能看到皇帝怀里的那只盒子，但她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盒里装的是什。是玉玺？玉玺要比盒子大得多，那么盒里装的是什么呢？

她百思不得其解。

慈禧心乱如麻，也没有顾及到皇帝手里拿的是什。

此刻，光绪正沉浸在巨大的悲哀中，那一幕幕惨景重新浮现在脑际。

昨夜，宁寿宫乐寿堂前，慈禧传谕光绪、隆裕、瑾妃等一律换上便装。光绪原打算留在京城，这样既可脱离太后控制，又能救出珍妃。

慈禧看见瑾妃，猛地想起珍妃，急忙吩咐御前首领太监崔玉贵道：“你速到三所，引珍妃前来见我！”

须臾，崔玉贵领着珍妃来到乐寿堂。

光绪见到憔悴不堪的珍妃，暗自庆幸她终于熬出头了，心里不由一阵高兴。珍妃目视光绪几眼，不敢言语，就向慈禧行了跪叩大礼。

慈禧睥睨着珍妃说：“现在洋鬼子已经打到天坛，时局吃紧，我与皇上即将离开京城。本想带你一同出走，但是人多不便；留下你一个年轻皇妃，兵荒马乱，万一让洋人玷污了身子，丢了皇家体面不说，我如何对得起祖宗？所以想来想去，你还是不如死了干净！”

珍妃继续跪着说：“皇上乃一国之主，倘若出奔，举国震动，岂不助长洋人气焰。奴才认为，皇上应留在北京城内……”

隆裕皇后瞥了珍妃一眼，一撇嘴说：“唉哟哟！珍妃主子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国家大事啊！”

慈禧太后冷笑道：“狐媚子，你死在眼前，还胡说什么！？”

珍妃爬到太后脚前，泪流满面，苦苦哀求道：“皇爸爸，皇爸爸，饶恕奴才吧，再也不敢做错事了！”

光绪“扑通”一声跪在慈禧面前，叩了一个响头，然后说：“亲爸爸，她没有犯死罪，就开恩饶她一命吧。既使不带她上路，那就放她出宫，让她自己逃命吧！亲爸爸，孩儿求你可怜可怜她吧……”

瑾妃见皇帝跪下，也壮着胆子跪下求情。

可是慈禧连眼皮也没抬一下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不可怜！谁让我一时不痛快，我就让她一世不痛快！我偏要她去死，也好惩戒那鸱鸢，看她还羽毛稍稍丰满便啄她娘的眼睛不！”又回头命令太监道：“现在这么吃紧，我没闲功夫跟你们磨牙！你们还不动手！把井盖打开！”

一个小太监见太后盯视着他，只好将堂前石板井盖打开。

在场的人都吓昏了，无人再敢复言。

太监们面面相觑，谁也不忍心下手，还有的悄悄往别人身后躲。

隆裕皇后环顾一下众太监，说：“怎么，老佛爷的话，你们也不听了？”

崔玉贵慌忙跑到珍妃面前，连拖带抱，硬将珍妃往井下

推。珍妃双手死死扒着井台挣扎呼救：“李安达！李安达！”她知道，在场的人除了李莲英再无人能够说动慈禧的了。

光绪发疯地上前阻止，可是却被隆裕等人拦住了。

珍妃身单力薄，崔玉贵使尽全身气力一下将她推入井内。珍妃一边扑腾，一边大呼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声音凄惨，惨人。崔玉贵连忙“哐”地一声，将井盖闭上了。

光绪似要发疯了，他猛地把双手一挥，竟出其不意地摆脱拉住他的人，飞步朝井台奔去。

“快把他抓回来！”慈禧吓呆了，慌忙叫着。

太监们蜂拥而上，抓住了光绪。

“你这样儿还像一个皇帝吗？天下漂亮的女人多着咧，有什么希罕呢！”慈禧半像叱责，半像劝慰地向他说道。

王商等人用尽气力，才把光绪簇拥上车，随后太后一起西奔。

光绪的心像整个击碎了，他失去了灵魂。

他觉得自己横陈于世的只是一具躯壳。

爱情破灭了，漂亮的脸蛋，花朵般的身子，山珍海味的生活，又有什么味道呢？

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

那个人叫木头。

下雪了，霏霏细雨。

雨丝飘到光绪脸上，有点潮。瑾妃看到光绪要举起袖子抹试，又放下了，大约是嗅到破旧的黑纱长衫上难闻的酸臭味。不然他为什么不抹掉脸上的雨？

恰巧轿车行驶在下坡上，颠簸得十分厉害，皇帝手里的那

只盒子差点跌落地下，光绪用力地把身子贴在车门上，将盒子抱得紧紧的。

“还是坐进来吧。”瑾妃心疼地说：“皇上手里的那只盒子被雨淋得湿透了！”

光绪呆呆地坐了进来，他不是怕衣服湿了，而是怕那盒子淋透。

隆裕对这个呆呆板板的丈夫说：“要是衣服被雨打湿了，在这路上可没有第二套换。”

慈禧叹了口气：“已经落了难，就顾不得什么仪注了。”

车子下了坡，往沙河的边上走去，河面上灰蒙蒙的，找不到一只船，一座桥，一个人。荷荷的雨声中只剩下寂寞的雨丝。蛛丝似的雨脚断折了，无力地在空中飘舞。山石上的青苔和小草沾了雨显得碧绿，残苇叶也被清洁的雨水洗净了，从山石和苇叶上不断掉下翡翠般的明珠。

清宫大内护卫教头尹福和李瑞东也下了马，他们望着这影影绰绰的雨景，寻觅着

“你看，尹爷。”李瑞东用胳膊肘撞了一下尹福。

尹福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只见在后面迷蒙的雨气中，凸凸凹凹的土路上风驰电掣般地卷来一团青物。那青物愈来愈近，愈卷愈急。

“是个人。”尹福警惕地睁大了眼睛。

第三回

村姑倾吐世态炎凉
刺客何时移花接木

=====

与其说那是个人，不如说是个物。那人跑得飞快，两臂长得出奇，像是两个铁犁，飞快划动；两个膝盖不断撞击两个胳膊肘，两腿弯曲，两只脚紧贴着臀部，远看好似一个圆球。

“好俊的功夫！”李瑞东啧啧叹道。

“赛过神行太保，恐怕是刺客吧？”尹福警惕地握紧了判官笔。

“瞧瞧去。”李瑞东话音未落，早已跃出一丈开外，尹福也紧紧追了上去。

他们登上一个山岗，再瞧那个人，不见了，只有潮湿的田野，歪脖斜腰的老槐和无边衰草。

“人到哪里去了呢？”李瑞东自言自语地说。

“十有八九是刺客，不知他跟了多久？”尹福四下环顾，依然没有找到目标。

李瑞东慢慢走到朋友面前，压低了嗓门说：“是刺客难道不好，正可除国人的隐患……”

尹福明白他说的意思，心事重重地说：“我又何尝不晓其

中利害，可是如今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城，皇室仓惶出逃，全国军心人心涣散，光绪皇帝手中没有重兵，心腹大半被除，那荣禄、李鸿章、奕劻等人哪里肯听他的调遣。目前只有慈禧这面大旗，还能震服各路诸侯。如果慈禧被刺杀，那各路诸侯各找一个洋主子，中国岂不要四分五裂，恐怕被瓜分为若干附庸国，我堂堂华夏古国岂不呜呼哀哉？！多少年来，我何尝不想刺杀这个昏庸老朽的太上皇，可是如今时局突变，又不能如此行事啊！……”

“鼻子李”李瑞东是尹福多年的至交，他非常理解尹福的心。尹福是八卦掌祖师董海川的大弟子，董先师曾受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派遣，忍痛割阉，栖身王府，欲刺咸丰皇帝，终因壮志未酬，抑郁而死。尹福接替董先师任肃王府护卫总管，以后又被聘为清宫大内护卫武术教头并任光绪皇帝的武术教师。两年前戊戌变法中，他坚决支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等维新党人的变法主张，成为光绪皇帝与维新派人士的联络人，并鼎力保卫光绪皇帝和维新党人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他忍辱负重，设场授徒，与八卦掌门人程廷华、刘凤春、施纪栋等人训练武术门徒，为义和团秘密输送大批骨干……

尹福和李瑞东回到河边时，只见光绪皇帝一个人已经走到河心，河边的人议论纷纷。

慈禧说：“皇上能涉水过河，我们也就能涉水过河，不能老耽搁在岸上。”

李莲英望着光绪的背影，问：“他手里拿的是一盒什么？”

“谁知道他，鬼鬼祟祟！莲英，我们这一路上要哄着他。太后扶着李莲英站在沙地上，凝视着涉水过河的光绪皇